

挪威的森林

吉屋 处女世界





挪 威 的 森 林

〔日〕村上春树 著
钟宏杰 马速禎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故事梗概

这是一部纯情、坦率，倾倒无数青少年男女、风靡日本、轰动世界文坛的惊世之作！小说问世以来，再版三十次，发行量高达三百九十万！在日本，读没读过《挪威的森林》已被视为是否时髦的象征，它的读者正迅速地扩展到各个阶层。迄今为止，我国已有十五家报纸，对这本雄踞日本畅销书之巅的佳作，做了热情洋溢的报导。1990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又一次推荐了它。

美丽善良的直子，冰清玉洁，纯真可爱，在得到高中要好同学、恋人自杀的消息后，神情恍惚、不能自持。20岁生日之夜，大学生渡边闯入了她的生活。精神毫无慰藉的直子，与渡边发生了性关系，缠绵悱恻的爱河中，直子体味了个中的真谛，但第二天，直子突然只身离去，不辞而别，渡边陷入了极度的空虚和烦乱。而后，当他得知直子住进了一家精神病疗养院后，便不辞劳苦，长途跋涉，去医院看望她，并发誓要等着直子康复归来……

回校后，又一位姑娘小林绿与他邂逅。她风骚、泼辣、敢爱、敢追求、敢索取，以她的万种风情、迷人的魅力，勇敢地向渡边展开了进攻。渡边沉醉在小林绿不可抗拒的诱惑中，但又一直思念着远方的恋人直子。当直子自杀的噩耗传来，渡边失魂落魄，无法自控，独自去了远方……

直子的病友，一位被同性恋摧残的女钢琴家千里迢迢找

到了他，用满腔的爱复苏了他那颗冰冷的心。终于，他与如饥似渴爱着他的小林绿结合了……

小说字里行间，充溢着一股强烈的爱，令读者泪珠滑落、心灵震颤、激动不已。作者村上春树，因《挪威的森林》使日本纯文学作品的发行闯出低谷，从而享有世界性的声誉。

目 录

第一章	青春罗曼史的回忆.....	1
第二章	甜美而怅惘的漫步.....	12
第三章	生日初绽蓓蕾.....	31
第四章	初吻.....	57
第五章	来自“阿美”寓所的情书.....	105
第六章	绿茵藏艳和早熟的少女.....	112
第七章	同性恋的魔力.....	181
第八章	开放型的超短裙女郎.....	207
第九章	大学生的畸形恋爱观.....	250
第十章	Sm 影院里的对话.....	277
第十一章	苦涩的爱河.....	297
第十二章	告别处女之夜.....	341

第一章 青春罗曼史的回憶

那一年，我三十七岁。

记得当时，我坐在波音 747 的软席座位上，巨大的机翼冲破浓厚的积云，徐徐降落在汉堡机场。十一月的阴雨，带着冷气把大地涂染得昏暗晦涩。穿着蓑衣的护场工人，宏伟的候机大楼以及飘在上面的彩旗，还有那宽大的霓虹灯广告牌，所有的这一切一切，在我看来，都如同是弗兰达尔^①派油画的那种忧郁的苍凉的背景。

久违了，德国。我想。

飞机着陆后，禁烟的告示牌消失，扬声器里响起了轻盈的乐曲。啊！又是哪个交响乐团在演奏比·托尔斯的《挪威的森林》？我的大脑又象往常听到这乐曲一样开始眩晕，不，是陷入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自持的极度混乱中。

大脑一阵撕裂般胀痛，我不禁躬下身，用两手捧住脸不动。一会儿，一位德国航空小姐走了过来，用英语向我问道：

“怎么？不舒服吗？”

^①弗兰达尔，地名。比利时西部至法国北部地区，14~17 世纪，这里的绘画，雕刻自成体系，美术史上称为弗兰达尔派。

“没关系，只是有些头晕。”

“真的没关系？”

“是的，谢谢。”

她莞尔一笑，悄然离去。

音乐换了，我慢慢抬起头，眺望北海上空飘动着的阴云，骤然间，回想起我这大半个人生中所丧失掉的一去不复返的东西：荒废的时光、死掉或离我而去的人们。

飞机停稳了，乘客们各自解开安全带，纷纷从衣箱里取出上衣或手提包。而我依然在记忆的原野上驰骋。我又嗅到了草香，触到凉风的惬意，又听到了鸟儿的欢叫。那是一九六九年，我还不满二十岁。

刚才那位航空小姐又走过来，坐在我的邻座：“好了吗？”

“好啦，谢谢，刚才只是有些哀伤。”我笑着告诉她。

“是吗？我明白了，这种感觉，我也常有。”她一摆头，从座位上站起来，回给我一个最亲切最美丽的笑容。

“祝您旅途愉快！再见！”

“祝你愉快！”我也向她祝福。

十八年的岁月如过眼烟云。往事历历，至今，我仍然能把那个大草原的景色清晰地描绘出来：霪雨绵绵把夏日洗涤得一尘不染，山坡浮动嫩草的绿浪，十月的软风，摇曳着稗草长穗，细长的云朵凝固了一般散布在碧蓝的清澈的浩空之中，天是那样的高，以至于把我的眼都看痛了。

轻风掠过草原，吹开她的秀发，又飞向杂树林中。树叶沙沙作响，间或传来远方的犬吠，那吠声如同来自另一个世界，

听起来，那样小、那样朦胧。再没有其他任何声音，没有其他任何人影。两只红羽毛的鸟儿，象是被草丛中的什么东西所惊吓，倏地一下跃起飞向树林。直子走在我的身边，喃喃地向我讲述着古井的见闻。

记忆实在是不可思议，当我置身其中的时候，几乎没留意过什么景色，也根本没有打算在十八年后仍然把景色全部细致地回忆一遍。坦白点说，当时的我尚是一个对景色不屑一顾的毛头小子。我满脑子所想的都是关于自己，关于和我并肩走在一起的那位美丽的少女，以及关于她和我，当然最后还是落到我自己的事情上。啊！那是一个无论见到什么、感悟什么、考虑什么，结果都象飞镖一样回归到自身上的年龄，更何况那时我正在热恋着，热忱地执著于那次改变了我命运、灵魂的恋爱。我怎么会有闲暇观赏周围的景色呢？

然而今天，最早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却是那片草原中的景色。草的馨香、风的凉爽、山的绵延、狗的狂吠，这些东西，仍然那么清新、那么沁人心脾，甚至有触手可及的真实感。然而，这片景色之中，不见任何人的影子。谁也没有，没有直子，也没有我。我在想，究竟，我们消失在什么地方了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年轻的我和与我形影相随的她，以及我们共同的世界，都跑到哪里去了呢？直子的容貌我一时已记不起来了，时间留给我的只是那片连人影都没有的背景记忆。

是的，如果花上时间，我还是能把她回忆起来的：凉凉的小手，飘逸的秀发，柔润而圆圆的耳垂，颌下面那颗小小的黑痣，冬天，常穿的一件高档驼毛斗篷，以及盯住对方眼睛没完

没了发问的癖好，动不动就发抖时的牙齿击撞声（简直就象在强风吹拂的山丘上讲话）。这些记忆的碎片一块一块地串织在一起，自然地迭现出她的容貌。先是她的侧脸，也许是由于直子常常和我并肩走路的缘故，每次我都先是回忆起她的侧脸来。然后，她转向我微笑、含羞收颧，向我发话，盯住我的眼睛，那神态俨然就象要从清澈见底的泉水中探寻小鱼的影子。

然而，我把直子的这种神态回忆出来是需要花费些时间的。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段时间也在相应地延长，我不情愿却又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开始，不过五秒钟，后来变成十秒、三十秒、一分钟。象是夕阳留给大地的影子，越拖越长，或许迟早有一天要被无情的时间吞噬在黑暗之中。

是的，我的记忆正在远离直子站立的地点，如同我自己正在远离我曾经站立的地点一样。而只有那景色，十月的草原风光，如同电影中那象征性的场面反复地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倔强地撞击着我大脑的有效部位，向我叫喊着：起来，老弟！我还在这里，起来，起来，讲清楚，为什么我还在这里！

我几乎觉不出痛，不是一点痛感也没有，只是在每次撞击的同时，产生一种空旷的回响，而且，就连这响声，也终将消失，如同一切的一切都终将会消失一样。

但是在汉堡机场的上空，它们对我的这次撞击要比任何一次都要长，都要强烈。我只有去回忆，去思考了，逃避是无济于事的。于是我提笔写此文章。我是一个好舞文弄墨的人，不论什么事情，不写成文章，就梳理不出头绪。

当时，她向我说什么来着？

是的，古井见闻。那古井是否真的存在过，我不清楚，也不需要搞清楚，也许，古井只是她脑子里的一种形象符号而已，如同那段忧郁的日子里，她在自己的脑子里编织出的其他许多故事一样。不过，自从她讲述给我听了以后，我的草原回忆便又添加了那口古井风光，甚至没有后者，前者就无从想象完整。她的那些我无法确认是否真的存在的故事背景，已经化为我的记忆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我甚至能清晰地描绘出那口古井的情形：介于草原尽头与杂木林区交替地带的一片辽阔的大地上，开凿了一眼一米见方的井穴，草长高后巧妙地遮盖了它，所以又添加了黑暗，周围既没有栅栏，也没有石头作井沿板，井口敞开着，围石在风雨的侵蚀下奇妙地变成了汉白玉色，中间的断裂痕中，绿色的小蜥蜴，快速地出没于缝隙中，不时把头探向井中，当然，什么也看不见。我只知道，那口井很古老、很深，深得不可估量，而且古井很黑，几乎是世上全部黑暗的凝聚。

“那口井实在，实在很深。”直子郑重地选择着词汇。这是她惯常采用的说话方式——一面探寻正确的词汇，一面慢慢调整自己的语流。“真的很深。而且没有人知道它在哪儿，其实就在这一带。”

她的两手揣进毛外套的口袋里，两眼盯着我，那神态俨然还在强调她的话的真实性。

“那太危险了，”我说，“你想，有一口深井，而且没人知道它在哪儿，一旦掉下去可就糟了！”

“嗯，掉下去就惨了，咕咚一声，一切都交待了。”

“这种事情最好别发生。”

“可事实上却常常发生，二、三年就有一次，突然人不见了，而且怎么找也找不到，这一带的人说，他是掉进野井里了。”

“这种死法可不怎么妙。”我说。

“那就是惨死嘛！”她说着，用手指把挂在外衣上的草穗弹掉。“如果，如果是伤着头或其他要害部位，还能死个痛快。但如果只撞伤了脚可怎么办？放开嗓子喊叫也没人能听得见，不会有谁到这里来寻找他。周围爬满蜈蚣、蜘蛛，旁边堆着同样死去的人骨在黑暗中泛着白色，头顶上漏下斑驳暗淡的光亮，一个人在这种情景下眼巴巴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天啊，多么可怕的一幕啊！”

“这只要想一想就会让人毛骨悚然的。”我说，“应该有人找到它，用什么东西围起来。”

“可是谁也找不到那眼井啊，所以都不敢走岔道。”

“别离开我，”直子从口袋里抽出左手，抓住了我。“我想，你一定不怕，对于你来说，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对吗？即使黑夜里闭着眼睛在这里走，也绝对不会掉到井里的，对吗？所以，只要我和你靠得紧紧地，也不会掉下去。”

“那样肯定？”

“肯定！”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我只是知道。”直子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认真地说，然后又默默地走了几步。“我握一下你的手，就知道，清楚地知道。什么道理我也说不清，只是能感觉到。比如，我一人和你靠近，就一点也不害怕了，恶毒的东西和黑暗的东西都不会

再招惹我。”

“那很简单，你总这样靠近我就是了。”我说。

“你，你说的是真心话？”

“当然是真心话。”直子站住了脚，我也停住了，她把两手搭在我的肩上，直视我的眼睛。那双黑大的眸子深处忽然涌出一圈液体汇成一个畸形的漩。那双美丽的大眼睛久久地凝望着我，突然，她抬身把脸贴到了我的面颊上。一个美妙的举动，刹那间窒息了我的心动。

“谢谢……”直子说。

“我应该感谢你。”

“你能这样说，我很高兴，真的。”她说着现出一个凄凉的微笑。“可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那是办不到的，是痛苦的事情，是……”直子忽然停住了口，我明白一定是又有许多奇怪的念头充斥了她的头脑，我也就不再吱声，默默地在她旁边走。

“因为这是不正确的，无论对你来说，还是对我来说都一样。”好久以后，她又接着说。

“为什么这样说？”我轻轻地问。

“你想想嘛，谁能一成不变地守住一个人？比如说，我和你结了婚，你一定要去某个公司上班，那么，你上班的这段时间内，谁还能陪伴我？你出差期间又有谁来守护我？我能一辈子紧跟在你的身边吗？如果这样，我们就不平等啦，还算人与人的关系吗？而且肯定，有一天，你会不耐烦我的：‘哼，老子这辈子算什么玩艺儿，成了这女人的保镖不成吗？’我讨厌

这样，所以我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当然，不可能一辈子总是这样，”我把手搭在她的肩上，“会有支持不住的时候，那时你提醒我一下便可以了，我们还不至于每天都要盯着收支预算表过日子。什么时候你需要我，保证召之即来，听从吩咐，怎么样，为什么考虑问题那么机械呢？我说，你这肩膀还应当放松放松，不要挺得硬邦邦的，这样看待事物就会端架子受束缚，放开一下，就会感到轻松得多。”

“你怎么这样说？”直子的口气很硬。

我以为自己的话一定有了什么不得当的地方。

“为什么？”直子一直盯住脚尖下的那块地面说。“肩膀放松、身体轻巧的道理我是懂的，但是，你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你看，现在我把肩膀放松，这岂不萎缩了吗？过去我就是挺着胸生活过来的，那么，今后也只好再挺着胸生活下去。一旦松弛下去，势必不可能恢复原状，我就萎萎缩缩地随风摇摆不成吗？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不懂这个，还谈什么对我给予关照？”

我沉默了。

“我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昏暗凄凉、混乱不堪……你说，当时你为什么还要和我睡在一起？为什么你不把我放开？”

我们朝着寂静的松林深处走去。道边上散落着夏末蜕变的蝉壳，踩在脚下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我们看着地面慢慢地行走在松林小路上，宛如在搜索什么遗失掉的东西。

“对不起，你别介意。”直子温和地握住我的手腕，然后摇摇头说：“我绝不是要有意伤害你。你不要生我的气，真的，对

不起了，我只是在生我自己的气。”

“也许，我还没有真正地理解你，我这个人，脑子不是转得很快，理解事物要花费些时间，但我相信，只要花上时间，我是能够充分地理解你的，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能更充分地理解你。”

我们停住脚步，在寂静中我用鞋尖碾碎蝉壳，透过松枝的间隙仰望天空。直子还是两手插袋，两眼漫无目的地看着远方，陷入深深的冥想之中。

“告诉我，渡边君，你喜欢我吗？”

“这还用问吗？”

“那么，你愿意听从我的两个请求吗？”

“听三个也可以。”

直子笑了，摇摇头。“就两个，两个就足够了。首先，请你知道，你今天来和我会面，我很感激，很高兴，很解脱，哪怕今后再也见不到你，我也……”

“我还会来的。”我打断她，“第二件呢？”

“希望你能永远记住我，记住我曾经这样地依靠在你的身边，你会记住吗？”

“当然，我会永远记住的。”

她不再说什么，径自朝前走去。金黄的秋色透过树梢，斑斑点点地洒落在她的肩上、背上，并伴随着她的脚步跳跃着。又听到了犬吠声，那声音比刚才听来似乎近了许多。

直子蹬上一个隆起的山包，走出松林之后快步走下缓坡。我三步两步地跟在后面。

“喂，到我这儿来吧，那边也可能有古井啊！”我朝她背后

喊。

直子站住脚，轻轻地笑了，挎起了我的手腕，于是我们又并肩走完了剩下的归途。

“你真的不会忘记我吗？”

“永远也不会忘记，我怎么可以忘记你？”

* * * *

然而，记忆还是无情地远去了，我已经忘却了许多的事情。每当我这样散漫着记忆书写文章，便产生一种深深的不安。我担心我忘却的正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那部分记忆。在我的躯体内那部分封埋了重要往事的“记忆黄土”会不会变成淤泥浊水？

总之，无论说什么，现在时间残留给我的也就是这些了，我在拼命地拥抱住已经淡薄了的、而且还要一天天淡薄下去的不完整的记忆，用铭刻心骨的决心记叙成这篇文章，因为要信守对直子的诺言，这是唯一的办法。

很早，在我还年轻，记忆很鲜明的时候，我曾几度尝试着要把直子写出来，然而那时，却偏偏写不完整一行字，尽管我十分清楚，只要把第一行写出来，后面的几十行几百行、几千行几万行就会一发而不可收。但是我却无论如何写不出那第一行来。我想那是因为一切一切都太清晰了，太真实了，反使得我无从下笔。就如同明细的地图，过于详尽地从历史角度来介绍反而没有什么保留价值。然而，这个道理，我是今天才明白的。说句结论性的话，我认为文章这一不完整的容器所能容纳的也只能是不完整的记忆，不完整的思想。而且，随着有关直子的记忆在我头脑中的淡薄，我对她的理解也就更加

深刻。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她有时要请求我不要忘记她。因为她知道，我记忆中的她会慢慢淡化。所以她才再三叮咛我：永远记住她，记住她的存在。

我忽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因为我意识到，直子她并没有爱上我。